

艾煊作品 研究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

艾煊作品研究

徐采石 编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1126142

责任编辑：盛国铨 冉占彩

封面设计：柯 明

版式设计：赵传仁

艾 煊 作 品 研 究

徐采石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6 插页 200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江苏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25册

*

ISBN 7-5059-0074-9/I·47

(统一书号：10355·1074) 定价：2.75元

编 辑 说 明

为了检阅江苏文学创作成果，展示江苏作家创作风貌，并为江苏文学事业积累资料，作协江苏分会特编纂一套《扬子江文学总汇》。

这套系列性的文学总汇，包括小说、诗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理论研究等各文学门类。

选编的方式，有个人专集（选集、多卷集），有按年代、按文学品种汇编的综合性选集，以及新创作集。

《总汇》将根据每年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定，不硬性排名次、定先后，个人专集，可一年编一册，也可间隔数年再编一册；按文学门类合编的选集，可一年编一集，也可数年编一集，皆以创作实际成绩为准。

文学创作之河永远长流，载创作实绩之舟的《总汇》，亦将在此长河中鼓棹同进。积十年二十年之力，或可一窥新时期江苏文学发展全貌。此为编委会诸同志共同之心愿。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
《扬子江文学总汇》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八月

目 录

综 论

- 1 “艾江南” 海 笑
- 4 煎熬中的起飞 陆文夫
- 9 往事不堪细说 高晓声
- 13 素描“艾江南” 梅汝恺
- 26 史的情韵 美的旋律 黄毓璜 刘静生
——论艾煊的长篇小说和散文创作
- 44 善于发现和开拓自己的题材新
领域 范伯群
——论艾煊的创作历程
- 53 论艾煊的美学追求 吴 炫
- 65 艾煊论 徐采石

小 说 论

- 87 个人命运和巨大斗争的结合 石 言
——谈艾煊的长篇创作
- 93 吟鞭指处识风流 陈 辽
——论《乡关何处》的艺术成就
- 102 历史大潮中的三姊妹 范伯群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乡关何处》
- 109 新角度 新开掘 新特色 何镇邦
——谈《大江风雷》和《乡关何处》
- 115 论《大江风雷》的艺术成就 夏春豪
- 135 一部卓越地反映中国敌后抗日斗争的
小说 [美] Joe C. Huang
..... 梅汝恺 译
——美国学者评介《大江风雷》

散 文 论

- 161 谈艾煊的散文美 陈 辽

- 167 艾煊散文创作的美学探求 盛思明
- 175 艾煊散文艺术论 范培松 马中红
- 187 艾煊散文中小说和诗的因素 李振鹏
- 193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 谢大光
——重读《碧螺春汛》
- 199 碧螺春茶味悠悠 时 萌
——品味散文集《碧螺春汛》
- 203 别样深情的吟唱 周桐淦
——读散文集《碧螺春汛》和《雨花棋》
- 216 风俗画与独特性 姜 滇
——读《醒时的梦》
- 218 梦的色彩 金燕玉
——谈《醒时的梦》
- 229 散文创作的新探索 徐采石
——《湖上的梦》读后

电影剧作论

- 234 看《风雨下钟山》有感 荒 煤

238 难忘的一九四九年 所云平

——评影片《风雨下钟山》

243 文献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徐 钢

——评电影文学剧本《风雨下钟山》

研究资料

251 五味瓶 艾 煊

263 洞穴岩画 艾 煊

269 散议散文 艾 煊

272 自由的鸟 艾 煊

276 面对散文的呓语 艾 煊

279 小说的三角洲 艾 煊

281 灵秀村姑 艾 煊

——《阿鸽与船》序

283 艾煊作品及其研究概述 武杰华

290 艾煊作品学术讨论会述要 石 人

293 艾煊作品简目 郑重 编

306 编后絮语 编 者

• 海 笑 •

“艾 江 南”

艾煊同志是文学上的多面手。他写报告文学、写散文、写小说、写电影剧本，辛勤耕耘数十年，在每一个领域里都留下了坚实的脚印，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获。

我是艾煊的报告文学《朝鲜五十天》及散文《碧螺春讯》、《太湖漫游》和长篇小说《战斗在长江三角洲》、《大江风雷》、《山雨欲来》、《乡关何处》的热心读者，是他的电影文学剧本《风雨下钟山》的编辑兼读者。比较起来，我喜爱的还是他的《碧螺春讯》和《乡关何处》。

艾煊的散文清新、优美、细腻、动人，读着读着，你就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他所描绘的环境：“乌蓝乌蓝的早春时节的黎明之前”，

“淡蓝色的晓雾”，“太阳惊醒后，还来不及跳出湖面，就先把白的、桔黄的、玫瑰红的各种耀眼的光彩照直射到高空的云层上”。总之，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，善良的人们、娇好的女子一个一个地向你走来，你很快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，与他们共同分享着战斗、劳动与生活的欢乐和痛苦，时而惊羨，时而叹息，时而愤怒。读着这样的散文，你就象喝着洋河特曲，就象品着用二泉水沏就的碧螺春茶，就象欣赏着宜兴精美的陶瓷工艺品或傅抱石、钱松岳的著名山水画，你怎能不心旷神怡、精神振奋？

艾煊的小说大多写的历史题材，或取材于八年艰苦奋斗的抗日战争，或取材于天翻地覆的人民解放战争。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，犹如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，使年轻人形象地了解这一时期中祖国的、民族的、人民的命运，可以使一些老战士回顾历史，从幸福的回忆中进行反思。书中重大的历史线索全都有根有据，几乎可以当作一部艺术编年史。书中所描写的人物，虽系虚构塑造，而你却似乎都曾相识，甚至可以看到为人正直、宽厚的艾煊同志的影子，这当然就能引起读者的共鸣，而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喜怒哀乐，一起站在光明的、进步的、正义的一边向着黑暗的、落后的、非正义的势力猛烈开火了。

革命历史题材在50年代曾在中国文坛上得到很大的重视和推崇，也曾得到过广大读者的热烈喜爱。然而，随着十年动乱，一切被颠倒被混淆以后，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被踏上了一只脚，打进了地狱之门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一切都待拨乱反正，百废待兴，许多问题值得反思，

“文化大革命”需要彻底否定，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及恶劣影响需要铲除，要写的面太广，要反映的问题甚多；历史题材一时还没有能恢复它应有的地位，但这决不能说这类题材不怎么重要，不值得去写，写了也不会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。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，或者说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。我不是一个题材决定论者，但我认为历史题材，尤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题材值得重视。艾煊同志不去趋时随俗写什么时髦题材，而仍坚持自己的所长，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。我觉得这种精神本身就值得赞赏。

我较多地读了艾煊同志的作品后，发现他总是以江南作为自己文学的活动舞台，太湖山水、黄山烟雨、竹林茶乡、水上人家、金陵古都、山乡水城。风景是江南的，人物是江南的，语言是江南的，这使江南的读者有一种亲切感，使不是江南的读者有一种新鲜感。记得在1984年的“陆文夫作品学术讨论会”上，艾煊同志曾因陆文夫同志的作品主要是写苏州而尊称他为“陆苏州”；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因此而称艾煊同志为“艾江南”呢？

（本文系作者在“艾煊作品学术讨论会”上的书面发言，
原载1985年11月20日《文艺报》。——编者）

煎熬中的起飞

评论一个作家的作品很不容易，因为作品的时价有高有低，有时候连作家们自己也弄不清楚，怎么会一忽儿热起来，一忽儿又冷下去。所以有许多作家就不去管什么炎凉了，不分严寒酷暑、春夏秋冬，挥汗哈手地去耕耘那不到一尺见方的土地。我以我血荐轩辕，尽责而已矣。

艾煊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，该热的时候他没有热起来，该冷的时候也没有把手相拢在袖管里。世界上的热闹往往要去凑的，艾煊最怕凑热闹，如果有十个人在那里轧闹猛，他情愿一个人躲在角落里。

艾煊怕冷又怕热，他总是想买一架没有噪音的空调机，终年生活在没有烦躁的恒温里，安静地写点儿东西。可是这种空调机他买不起，买了也付不起电费，于是只好熬了，在前

熬中作艰难的起飞。

说起来也叫人难以相信，有件事儿把艾煊煎熬得不轻：他怕当官，偏要他去当官。除掉当“右派”的时候没有官儿当之外，其余的时间官运倒是亨通的。有人想当官儿当不上，艾煊怕当官儿也不成。有时候他也发牛劲，说什么也不干了。不行，领导上劝说，朋友们包围：“为了江苏省的文学事业，你再干两年……”这实在是个奇特的悲剧，当官儿也能煎熬人。煎熬别人也许煎不上，越煎还越热乎哩！艾煊痛苦了，他会管理花草，却不会管人；他善于写优美的文章，却不善于处理人间的纠纷。人间的纠纷在小说里都处理好，纠得愈紧处理起来就愈带劲。在生活里就不那么好办了，一件小事儿都很伤脑筋，伤感情。艾煊是个爱优美、爱平和的人，他欢喜在文学中抒写自然的美、灵魂的美和理想的光辉，他把这种苦活儿当作圣职，当作享受。可是当他刚刚埋下头，拿起笔，刚刚有点儿美感来潮的时候，对不起，艾书记，请你去开会。晚上再写点儿吧，有人敲门了，你别美，白天的那件事儿又生了枝节！人间的冲突和创作的冲动把艾煊向两边撕裂，弄得他五心烦躁，弄得平和而有君子之风的人也免不了发脾气。也许只有夜半醒来的时候情绪比较稳定，美感油然而生，所以艾煊往往是在凌晨的三点爬起来写东西。人们只可能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，却不大知道那作品是怎样煎熬出来的。曹雪芹还写下了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，艾煊除掉淡淡一笑之外却从不吭气，要么只为别人叫唤几声：创作不容易！

我也不太了解艾煊的作品是怎样煎熬出来的，只是在尝

到他煎熬出来的浓汤时才感到惊奇。1957年初，当我读到他的《大江风雷》的初稿《红缨枪》时便惊奇不已，那深厚的生活、人物的命运、理想的光辉、优美的文笔是我那时所读到的当代长篇中屈指可数的。老实说，如果《大江风雷》赶在反右斗争之前出版，或者说反右斗争再推迟几年，艾煊肯定会热起来的。那时候，一个短篇已经可以使人热得发昏了，何况是一部那么优秀的长篇。可是艾煊太慎重了。他不肯立即发稿，而是把初稿打印，广泛地征求意见。意见还没有听完，他就被“探求者”拉下了水。直接去拉的是我，轻轻地一吊就使他滚进了泥塘里。也怪他自己太不懂得保身价了，一个不小的官儿竟和“探求者”那帮毛头小伙子如兄若弟。这以后艾煊就很难热起来了，有顶帽子在头上呢！《大江风雷》几经修改以后终于出版了，出版时已是1965年，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又来了，谁还敢为有过帽子的人加温呢？

我知道《大江风雷》是怎样改出来的，知道他在修改这部长篇时生活又来把他熬煎。官儿不当了，工资降掉三级，家庭又生变异，一个人住在朝北的小房间里，严冬没有炉子，木板床上只有一条薄薄的小棉被，好象是他当新四军的时候用过的，曾经因劳累过度而昏倒在马路边。不管怎么样，那大江还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雷中日夜奔流，而且从中国流到了外国去。也许是因为作品的身价也有时间差和地区差价吧，国外的评论家对《大江风雷》热情赞美。洋人只看作品，不太理解所谓的帽子是个何等厉害的东西，也不管你国内的行情是看涨还是看跌。当国外的信息回传到国内

来的时候，艾煊也许会热一热吧，出口转内销可以造成抢购。可是艾煊不会凑热闹，把国外的评论和信件都压在抽屉里，照样去煎熬自己，熬出了巨著《乡关何处》，以及其他的许多散文和短篇，还写了个电影剧本《风雨下钟山》。皇天有眼，艾煊倒因此而热了一下，还得了个奖什么的，其实并没有搔着痒处，在艾煊所有的作品中，《风雨下钟山》不在排头。

有人说艾煊善于写散文，这话当然也对。艾煊的散文写得舒展、优美，作为当代的散文名家可以当之无愧。他爱平和，爱自然，当他面对着湖光山色和纯朴的村民时，眼目明亮，心地坦然，忘却了烦恼，忘却了是非，凭他那文字的功力，写来当然是得心应手的。可我同时也认为艾煊是善于谱写交响乐的，两部巨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他不是坐着飞机过来的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。金戈铁马，忧患丛生，晴空万里，大雨倾盆，随时随地都有动人的旋律。这旋律也许被烦恼和忧虑纠缠住了吧，可是一旦能跳出来之后就会跌落在一个艺术的宝库里，那时候，烦恼与忧虑也会变成回纹织锦的经纬，问题是文学之外的煎熬要少一点。

对于艾煊来说，文学之外的煎熬也许快结束了吧，他自己也急于摆脱这一点。听说他今年冬天买了个什么取暖器，想把室内的温度升高点，写的时候可以轻装上阵，心不冷，手不抖。可千万别买那种红外线加热炉，那玩意儿是滑头货，放在头边头上暖，放在脚边脚上热，噪音倒是没有，可那耗电量也了不起。倒不如把炉火烧旺些，把那些乌亮闪光的

块煤投进去，恒温的世界永远也不会有，暖和暖和还是可以的。

1986.1.5

往事不堪细说

五十年代，我从认识艾煊起，一直到成为“探求者”^①同案犯，被驱逐出作家队伍，过完二十余年无聊生活为止，我同艾煊从来未有单独的交往（所以1957年决未“策划于密室”）。然而我们彼此有好的印象，在我看来，他既是老革命，又有比我高的知识水平；既是领导，又很温良恭俭让。他大概是第一个正式承认我可以当作家的人。当时有小道消息（所以我才用了“大概”二字）说，领导上讨论推荐几个

① 1957年春，在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方针的鼓励下，江苏省文联创作组的几位青年作家——陆文夫、高晓声、方之、叶至诚、梅汝恺、陈椿年、宋词等酝酿成立“探求者”文学社团和创办同人刊物《探求者》，主张“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，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，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”。在不久开始的反右斗争中，“探求者”被打成反党小集团。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这一冤案才由中共江苏省委宣布平反。——编者